

我心目中的國鏞同事

余黎青萍
前教育署署長

國鏞同事與我的接洽主要在三個場合：

教育署職員諮議委員會
北角官立上午小學
「育苗計畫」活動

儘管是場合不同、鏞兄待人處事的態度始終如一：熱誠、嚴謹、堅穩、慎密、合理、重情。

諮議會席上、鏞兄是職方領袖、我代表管方，我們並列主持會議，理論上可算是各有立場，不難演變為對立，甚至對抗；但我記憶中鏞兄為同儕爭取利益，所言必經深思熟慮，情理兼備，堅定不移。不過仍悉心靜待管方回應，願意接受合理解釋或否決，並不會強詞激辯，以至管職雙方能達至共識，融洽協作。

到訪北角官立上午小學時，我所見的何校長，無論對教師或是小同學，其情真摯，尤其看待小朋友更流露著慈愛；從小同學們對校長的尊重和熱烈的招呼，可知校長在他們天真的心中是存著何等親切的印象！

「育苗計畫」活動將鏞兄與我兩度帶到廣東省的偏僻山區，為貧苦小學子建校。公幹旅程安排上，嚴謹慎密的鏞兄對同行各人的悉心關顧，在任何微小細節，無一遺漏，事事周詳，令港方和國內的友好充分感受到鏞兄的情誼和效能，既感謝亦敬佩。

談到「育苗計畫」之成立，鏞兄是創辦及發起人，足見鏞兄對培育學子的專業精神，扶助弱小的熱誠，推展教學的幹勁，籌畫事務的慎密。總之，堪稱學界之師表，我們的良朋益友。

鏞兄與我的交誼自一九九六年至今，跨世紀而幾達廿載，我銘感鏞兄對我的包涵和關顧，然而有一憾事：雖然一九九八年末我已離開教育署，但鏞兄不論在會面或書面再接洽時，仍然堅持稱我為「署長」，從未肯以名字相稱，可見他的嚴肅，他的堅持，是何其執著！



別矣，吾師何國鏞顧問！

朱少芳

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前會長（1998-2002）

一九八二年新入職官校，在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認識何國鏞主任。何主任個子很高，與他說話時都要挺直腰板，他就垂下頭，大家都感覺不自在，得到共識後，每次談話先坐下才開展話題。九十年代初官立小學傑出學生選舉後，我有幸被他以梨園子弟「紅褲子」的方法培訓。當時官非會人才輩出，每位理事都獨當一面，自然提供很多學習的機會。在何顧問安排下，出版顧問阮興邦教導出版技巧；劉麗嫻總秘書教授檔案管理及行政程序；何松年康福主任培訓策劃學生活動的竅門。何顧問重視社團外交禮儀，這是一套有系統的培訓計劃。何顧問的知識領域很廣，博學多才，年少不懂事的我，就在實踐中去學習，遇到疑問，他毫不吝嗇分享經驗。

度過幾個寒暑後，在一九八八年由林華煦會長推薦，經教育署申請及批准獲得有食宿津貼的課程，赴新加坡出席第81屆亞洲地區的工會研討會，帶薪出外進修是難得的機會。及後，正值官非會的黃金時代，會務蓬勃。有理事笑說大家打兩份工，早上政府工，下班後在官非會上班，但是大家都做得很開心，毫無怨言。這段日子，何顧問對理事的督導更趨嚴厲，每天晚飯過後，定必進行三人電話會議，商討會務長達兩小時以上，半睡半醒的我很多時候都被他突然的提問驚醒。當時擔任總秘書的黎錦棠精神比我好，總能對答如流。何顧問對己對人的要求都極高，也因此不斷提升理事的辦事能力。

何顧問多次提及作為會長要有三得：寫得、講得、諗得，這樣才符合會長的基本要求。在處理會務時又要合法、合理、合情。若在處理人際關係時，就先要合乎人情，才合法和合理，這位嚴師的話讓我畢生受用。

退休後，何顧問依然熱心會務，理事會的疑難問題他會第一時間考驗我，要求思考和分析，經過32年的訓練，答對機會多了，這時候才聽到讚賞的話，遲來的春天總比沒有春天好，可得知何顧問對我的要求。

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，驚悉何顧問病逝，感慨人生無常，一位教育界的前輩、我們的良師益友離我們而去，令人惋惜。但願他在另一時空，逍遙自在唱著他的〈哨牙歌〉，過著沒有煩憂的日子！



風範高儀永留我心

蔡志明

遽聞何國鏞顧問逝世的消息，不禁一陣神傷，與他相處的一幕幕往事，驀然湧上心頭。

記得他退休的那一年，我剛加入政教會，距今已有十多年了，不過他一直都是那個樣子：瘦削的面龐總是掛著一副大眼鏡，眼神永遠是那麼堅定，他的衣著也十年如一日：長袖白恤衫，深色西裝和西褲，無論出席甚麼場合，甚至到郊外旅行，也都是這一副打扮。

他有不少外號，由於他長得高，熟悉他的人都稱他為高佬、高佬何、高人等，也有人叫他何顧問、何老總等，不過他常戲稱自己為「卒仔何」，至於他早期於會訊寫文章用的筆名如粉筆碎、長人等，則可能較少人知曉了。

記得初見他的時候，被他不怒而威的氣勢所懾，平時總不太敢接近他，及至相熟後，才發覺他也頗有幽默感，閒時會說幾句笑話。而且他有一顆樂於助人的心，記得有一次他講述助同事解決困難的經過後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「記著，當有人找你幫忙，你如果能力上許可，一定要盡力助人！」還說他青年時喜歡做義工，與他太太也是做義工時相識的。

他尤其是喜指點別人、提攜後輩，當我們一班小輩謙虛向他請教時，他必定會傾囊相授，不藏私，常笑謂：「中國人有一句話：教識徒弟冇師父，但我不怕，因我永遠都會進步。」不過他不喜歡直接把答案相告，而是要我們通過他的分析，自行尋找答案。

印象中，他沒甚麼特別的嗜好，只有一樣：喜愛粵曲，不過僅限於那些曲詞寫得優美典雅的。有一次和一班理事到他家裏探訪，他便打開音響，與我們一同欣賞羅家寶唱的粵曲，原來他對羅家寶的「蝦腔」特別情有獨鍾，讚歎不已。每年暑假的理事研討營，我們一班理事晚上唱歌消遣，他有時也會高歌一曲，作忘我演出。

今天，雖然何顧問已離我們遠去，但他的風範高儀，卻仍永掛在我的心頭。



給何校長的一封信

何校長：

您好嗎？自您離去已經有兩星期多了，昨天和同事聚舊，大家都掛念您。

在您任內，資訊科技、小班教學、育苗計畫、一生一體藝等多個項目都令老師獲益良多。不過我覺得大家最懷念的應該是您待我們不止是同事，更像待子女；您要求高，會罵我們；但我們犯錯了您會包容、有風雨會替我們擋、會教育家長走我們引導同學走的路，學校同事都像兄弟姐妹一樣友愛融洽。

您退休前兩三年，學校已薄有名氣，常有傳媒追訪。這時您會推說自己不懂說話、不愛受訪、不喜歡拍照……您總愛把我們推到台前接受鼓勵及讚賞的掌聲，把光環加冕在我們的頭上；有時候我偷看您，我發現您面上會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。

不經不覺，原來校長退休已十一、二年，同事們定期探望您，把酒飯聚，從未間斷。您也會孜孜不倦地與我們討論教育，而且毫不客氣，有錯必罵，仍舊聲如洪鐘。這些年來同事喜慶您必到賀，像子女婚嫁一般高興；每想起您已驟然離去，總不禁潸然淚下。

共事八載，改變一生。我懷念您的言教身教、懷念您感染同事對教學工作的熱誠，也感謝您把我們的能力和成就提升到新的層次，這八年真是我人生中的黃金時代。願我們所有人都銘記您的教誨和愛惜後輩的態度，對教育和國家的貢獻，也希望他日有緣再聚。

願我最尊敬的上司 — 您 (何國鏞校長) 安息！

何少芬敬上



師友良朋



細語當年



師友良朋



細語當年

